

# 1940—1941 年美国在华撤侨行动初探<sup>\*</sup>

陈志刚

**内容提要** 随着美日关系的持续紧张,美国政府于1940年10月发出撤侨通告,敦促远东美侨撤退。其中,在华美侨主要涉及沦陷区的6000余人。为此,美国政府专门派遣总统号班轮来华撤侨。尽管如此,由于此次撤侨行动仅系劝告而非强制命令,再加上美国政府亦不愿撤离其全部在华美侨,所以直至珍珠港事件爆发前,仍有1000名美侨留在以上海为中心的领事馆区。相较于抗战初期旨在绥靖日本的撤侨行动,此次撤侨则是美国积极应对日本挑战的明证。

**关键词** 珍珠港事件 在华美侨 撤侨 海军陆战队

近代以来,随着中国国门的被打开和条约体系的逐步建立,外国侨民进入中国的数量也随之增多,如何保护在华外侨的安全成为列强处理对华关系的重要方面。尤其是1900年以后,为了消弭来自“中国排外运动”的护侨压力,列强在华形成了以“协商一致、合作防卫”为主要原则的武力护侨政策。此种政策可谓列强“炮舰政策”的新发展,在此后应对中国混乱形势时屡试不爽。但是九一八事变后,列强间的合作协商机制逐渐分裂崩解。自此,美英等国的护侨又增加了来自“日本方面”的压力。中日战争背景下如何有效护侨,成为美国的思虑重点。七七事变后,美国即宣布“侨民利益是其远东第一利益”,要求日本全面考虑列强在华权益。尽管如此,随着日军不断蓄意破坏在华美侨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美日战争危险的日益加剧,美国不得不对护侨政策做出重大调整,放弃传统的武力护侨政策,在美日战争爆发前,先后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撤侨行动。

关于抗战初期美国的撤侨行动,学界已有论述<sup>①</sup>,而对于1940—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前夕的撤侨行动,学界目前尚无专门的成果论及。因此,本文拟利用美国外交档案,对1940—1941年美国在华撤侨的原因、过程与影响做一梳理,以期从护侨的角度深化对民国时期中美关系史的研究。

<sup>\*</sup> 本文系西南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中日战争背景下美国在华侨民及其保护(1937—1941)”(SWU1409443)和西南大学青年学术骨干团队重大项目“民国时期美国在华护侨政策研究”(2362015XK01)的中期成果之一。本文曾提交2015年3月在重庆举行的“第二届抗日战争史青年学者研讨会”,对与会专家、学者以及匿名审稿人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在此一并致谢!

<sup>①</sup> 陈志刚、张生:《抗战初期美国在华撤侨撤军决策与行动》,《安徽史学》2013年第6期,第22—30页。

## 一、1940 年美国宣布撤侨的原因分析

### (一) 在华美侨的生命财产安全日受威胁

抗战爆发后,美国认为中日之战,在很大程度上是中日之间的事,“日本虽然是潜在的威胁,但可能自动回到自我克制的国家政策上来”。<sup>①</sup> 换句话说,在日本“潜在的威胁”充分暴露之前,美国不打算深度介入。因此,美国将主要精力放在了保护在华美侨上面。1937 年 7 月 27 日,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亨培克(Stanley K. Hornbeck)<sup>②</sup>在召见日本驻美国大使馆参赞须磨弥吉郎时就指出:“美国在华的首要利益就是侨民利益。美国侨民有权居留中国,任何危及他们生命安全的事件都会引起美国的巨大关注。”<sup>③</sup>美国驻华大使詹森(Nelson T. Johnson)也强调,保护美侨的安全与避免卷入战争是美国远东政策的两大目标。<sup>④</sup> 因此,在美国看来,美日之间似乎可以两不相干,各取所需。这显然只是一厢情愿。随着日本逐步扩大侵华范围,在华美侨的安全与利益也日受威胁。

根据美国国会图书馆馆藏的《过去政策提纲及有关太平洋地区最近发生的更多事件》文件显示,美国对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军对在华美侨实施的各种侵害案例都有记录。首先是对美侨人身安全的损害,从 1937 年到 1941 年,在中国被日军杀死或伤害的美侨共 65 名,其中死亡 6 名,伤 59 名。详见表 1:

表 1 1937—1941 年 在华美侨伤亡详表

姓名	身份	伤亡时间	伤亡地点	伤亡原因
J. P. 麦克迈克尔 (J. P. McMichael)	士兵	1937 年 10 月 14 日	上海	为日军炮弹弹片所伤
卡尔·哈利·卡尔森 (Carl Harry Carlson)	“美安号” 船员	1937 年 12 月 12 日	南京	在日军轰炸“帕奈号”和美孚石油公司油轮的过程中被射杀
查尔斯·L. 恩斯明格 (Charles L. Ensminger)	士兵	1937 年 12 月 13 日 (死亡时间)	安徽和县	“帕奈号”事件中受伤后不治而亡
E. E. W. 许尔泽布斯 (E. E. W. Hulsebus)	士兵	1937 年 12 月 19 日 (死亡时间)	上海	“帕奈号”事件中受伤后不治而亡
48 名美侨	“帕奈号”上 的避难者	1937 年 12 月 12 日	南京	“帕奈号”事件中受伤

① 迈克尔·沙勒著,郭济祖译:《美国十字军在中国》,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第 17 页。

② 亨培克又译作霍恩贝克、洪恩贝克、项白克、亨贝克等,本文采用王建朗先生所著《抗战初期的远东国际关系》一书中的译法。王建朗:《抗战初期的远东国际关系》,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1996 年版,第 36 页。

③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hereafter *FRUS*), Japan: 1931 - 1941, Vol. I (Washington: U. S. Government Office, 1943), p. 335.

④ Russell D. Buhite, *Nelson T. Johnson and American Policy toward China, 1925 - 1941* (East Lansing: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68), p. 131.

续表 1

姓名	身份	伤亡时间	伤亡地点	伤亡原因
弗雷德里克·G. 斯科威尔 (Frederick G. Scovel)	长老会传教士	1938年6月2日	山东济宁	被一名醉酒的日本兵射杀
威廉·J. 唐斯 (Willian J. Downs)	马利诺教会 神父	1938年7月1日	福建汕头	日军轰炸教会时受轻伤
菲比·尼赫斯 (Phoebe Nyhus)	亚瑟·E·尼 赫斯的女儿	1938年10月24日	河南桐柏	日军轰炸教会时被射杀
亚瑟·E. 尼赫斯 (Arthur E. Nyhus)	路德兄弟会传 教士	1938年10月24日	河南桐柏	日军轰炸教会时受伤
露丝·尼赫斯 (Ruth Nyhus)	亚瑟·E·尼 赫斯的女儿	1938年10月24日	河南桐柏	日军轰炸教会时受伤
詹姆斯·威拉德·史密斯 (Jams Willard Smith)	未知	1938年12月3日	北平	骑自行车时因与日军卡车相撞 而受伤
罗伯特·帕特里克·肯内利 (Robert Patrick Kennelly)	天主教神父	1939年2月25日	广东罗汀	日军轰炸中被弹片所伤
S. H. 利耶斯特兰德夫人 (S. H. Liljestrad)	教员	1939年6月11—12 日夜	成都华西 联合大学	日军轰炸成都时被玻璃片所伤
阿尔弗雷德·科尔伯格 (Alfred Kohlberg)	商人	1939年8月31日	汕头—潮 州水域	乘坐汽艇时被岸上打来的子弹 所伤
W. C. 肯特 (W. C. Kent)	飞行员	1940年10月29日	云南沾益	因其驾驶的飞机遭遇日军飞机 攻击而被射杀
米伦·特里 (Myron Terry)	自由卫理公会 传教士	1941年5月7日	河南郑县	日军轰炸教会时受伤
杰西·普拉茨 (Jessie Platz)	归正会传教士	1941年8月18日	福建厦门	日军轰炸教会时受伤
美国海军陆战队哨兵	士兵	1941年10月28日	北平	被日军手枪击中脚部而受伤

资料来源: Summary of Past Policy and of More Immediate Events, *In Relation to the Pacific Area* (Washington: U. S. Government Office, 1941), pp. 54-63.

其次是对美侨财产的破坏,主要是遭遇日军的轰炸和空中机关枪扫射。其中1937年35例,1938年85例,1939年74例,1940年42例,1941年57例,共计293例。被破坏的对象可分为七类:教会本身、教会学校和图书馆、教会医院、美侨住宅、美国在华工厂和公司;美侨个人财产;美国在华使领馆和炮舰等,涉及察哈尔、河北、山东、河南、山西、陕西、安徽、江苏、浙江、湖北、湖南、江西、福建、四川、云南、广东、广西、海南18个省和北平、天津、上海、南京、重庆、广州6个特别市。<sup>①</sup>

① Summary of Past Policy and of More Immediate Events, *In Relation to the Pacific Area*, pp. 54-63.

最后是对美侨的侮辱。其中 1937 年 3 例,1938 年 33 例,1939 年 33 例,1940 年 18 例,1941 年 12 例,共计 99 例。<sup>①</sup> 日军侮辱美侨的主要方式是擅自扣留、随意殴打和挑衅等。例如 1938 年 1 月 26 日,美国驻南京大使馆三等秘书阿利森(John M. Allison)与美侨里格斯(Charles Riggs)调查日军非法侵入美国资产事件时,被日本兵掴了脸,里格斯还遭受了进一步攻击,衣领被扯烂。<sup>②</sup> 4 月 13 日,齐鲁大学的卡尔森博士(Dr. A. L. Carson)无故被日军强迫带离周村火车站,之后又被反绑着滞留火车站警卫室三个小时,行李也被扔掉。<sup>③</sup> 1938 年 3 月 15 日,青岛的戴克斯特拉(Stephen Paul Dykstra)夫人由于没有向日本军官哈腰而被打。1939 年 8 月 15 日,日军哨兵在极不卫生的条件下在南京火车站强行给两名美侨接种“虎烈拉”疫苗,尽管其中的一名美侨出示了他至少一周前已经接种了疫苗的凭证。<sup>④</sup>

事实上,这也是仅限于美国政府正式记录在案的统计,实际遭受损害的美侨数量可能远不止此。例如根据美国驻日大使格鲁(Joseph C. Grew)的记载,截止到 1939 年底,日军侵害美侨的案件已经高达 382 件,其中“所提抗议业经告知收到或已做答复者 179 件,所提抗议未告知收到或答复者 203 件”。<sup>⑤</sup>

可以看到,无论是财产受损还是美侨受辱的案例,从七七事变到珍珠港事件爆发前的五年间,即便中间发生了“帕奈号”这样的严重事件,以及 1939 年美国废除美日商约的行动,此举被舆论界普遍视为美国对日本歧视其在华利益“即最近屡次侮辱在华美侨之强硬答复”<sup>⑥</sup>,日军针对美侨的侵害都没有明显减少的趋势。因此,就连一向反对制裁日本,致力于改善美日关系的格鲁,此时也不得不承认:“现在需要的是斩钉截铁地讲实情——呼吁停止轰炸、侮辱、限制贸易和其他具体的侵略美国权益的行为。”<sup>⑦</sup>

显然,常规的外交抗议与经济制裁已经无法完成保护美侨的目的,而恰在此时,以护侨为己任的美国驻华海军陆战队也面临被撤离的窘境。如此一来,一个最清晰不过的逻辑就是:在驻华美军撤离之前,先要撤离在华美侨。

## (二)以护侨为己任的美国在华驻军即将全部撤离

当在华美侨不断遭受日军侵扰之时,以护侨为己任的美国在华驻军实际上也已自身难保,很难完成护侨任务。这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这些美军很有可能卷入中日冲突。九一八事变后,美国国内就有撤军的主张。<sup>⑧</sup> 全面抗战爆发后,美国国内要求将在华美军撤离的呼声也越来越大。<sup>⑨</sup> 尽管如此,如果站在中国的立场上分析,这些驻华美军连同其他国家的驻军实际上已经成为国际上牵制日本鲸吞中国政策的因素。<sup>⑩</sup> 综合这两方面的原因,设法驱离外国尤其是美国在华驻军乃是日本实现独霸中国野心的重要步骤。

为实现这一目标,日本制造了“帕奈号”事件,迫使美国最终撤离了在天津驻扎 27 年之久的第

① Summary of Past Policy and of More Immediate Events, *In Relation to the Pacific Area*, pp. 63-72.

② Summary of Past Policy and of More Immediate Events, *In Relation to the Pacific Area*, p. 63.

③ Summary of Past Policy and of More Immediate Events, *In Relation to the Pacific Area*, p. 64.

④ Summary of Past Policy and of More Immediate Events, *In Relation to the Pacific Area*, p. 67.

⑤ 约瑟夫·C·格鲁著,蒋相译译:《使日十年》,商务印书馆 1992 年版,第 308 页。

⑥ 郑允恭:《美国突然宣布废止日美商约》,《东方杂志》第 36 卷 16 期,1939 年 8 月 16 日,第 2 页。

⑦ 约瑟夫·C·格鲁:《使日十年》,第 289 页。

⑧ *FRUS*, Diplomatic Papers, 1935, The Far East, Vol. III (Washington: U. S. Government Office, 1953), p. 702.

⑨ Dorothy Borg,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Far Eastern Crisis of 1933-1938*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pp. 318-334.

⑩ 费正清著,张理京译:《美国与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32 页。

十五步兵团。<sup>①</sup>但是,北平和上海仍留驻有相当数量的海军陆战队。因此,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后,日本即以此为契机,以避免卷入为由,向各交战国发出外交照会,要求他们撤回其在华剩余驻军:“鉴于近期欧战的爆发,日本政府打算避免卷入战争并且致力于解决中国事变。……日本政府建议交战国撤退他们在华的海军舰船和军队,日本当局将会竭尽全力保护交战国侨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sup>②</sup>

而根据美国国务院远东司的统计,当时美国、法国和意大利三国在华军队的分布为:“美国有162名海军陆战队士兵在北平,16名在秦皇岛,111名在天津,大约有900名在上海。法国有43名在北平,400名在天津、山海关、大沽和秦皇岛,大约有1070名在上海。意大利有37名在北平,150名在天津、大沽和山海关,大约有200名在上海。”<sup>③</sup>英国当时有海军陆战队57名在北平,120名在天津,1570名在上海。<sup>④</sup>

意大利和美国当时作为中立国,也都收到了日本的照会。当时美国虽然尚未参战,但是国务卿赫尔(Cordell Hull)坚决反对日本的此种做法。1939年9月6日,赫尔通过美国驻日临时代办杜曼(Eugene Dooman),表明美国的态度:“日本政府迫使英法在华驻军撤离的任何行动,都将被美国看成是日本消除西方在华势力的直接步骤,将会严重危害美日关系。”<sup>⑤</sup>次日,赫尔又召见日本驻美大使,再次表示反对日本的撤军提议。在赫尔看来,欧战的爆发不能成为日本驱除交战国在华驻军的理由。赫尔以1914年一战时的成例告诉日本大使,当时日本是交战国,但是各国并没有向日本提出撤离在华驻军的建议。<sup>⑥</sup>

1940年6月11日,意大利对英法宣战,正式参加二战。如此一来,英法和意大利在华驻军就有发生冲突的可能,这就给了日本再次敦促各国撤军的理由。在此之前的6月8日,美国海军情报部门已经获悉日本应对意大利参战的秘密计划:“A:如果交战国在华驻军发生冲突,日本就使用武力解除他们的武装。B:重新发出1939年9月5日那样的警告,敦促英法两国撤军。C:向意大利也发布同样的警告,但在此之前应该先秘密地同意大利谈判,只要英法撤军,意大利也应撤军。”<sup>⑦</sup>显然,尽管德意日三国同盟即将建立,但日本希望意大利也能撤退其在华驻军,主要使用谈判的方式,体现了日本借二战爆发独霸中国的野心。

1940年8月9日,英国告知美国决定自北平、天津和上海撤军。<sup>⑧</sup>根据8月29日英国驻美大使给赫尔的备忘录显示,英国此举显然是为了避免与日本发生冲突。<sup>⑨</sup>实际上,如果考虑到英国侨民尚未撤离中国,以护侨为主要任务的英国在华驻军的先行撤离也不能不说是日本的一种绥靖。8月21日,美国驻沪领事巴特里克(Butrick)向国务院报告,法国驻上海的官员尚未收到任何撤退上海法租界内法军的通知。<sup>⑩</sup>10月14日,此时已改任美国政治关系顾问的亨培克也表示,美国的撤军问题虽然仍在考虑中但刻下并非撤离时机。<sup>⑪</sup>但实际上,随着美日关系的愈加紧张和美侨开

① 陈志刚、张生:《抗战初期美国在华撤侨撤军决策与行动》,《安徽史学》2013年第6期,第22—30页。

② *FRUS, Japan: 1931-1941, Vol. II, p. 9.*

③ *FRUS, Diplomatic Papers, 1941, The Far East, Vol. V (Washington: U. S. Government Office, 1956), p. 558.*

④ 《英国撤退驻军》,《申报》,1940年8月11日,第4版。

⑤ *FRUS, Japan: 1931-1941, Vol. II, p. 12.*

⑥ *FRUS, Japan: 1931-1941, Vol. II, p. 16.*

⑦ *FRUS, Diplomatic Papers, 1940, The Far East, Vol. IV, p. 347.*

⑧ *FRUS, Diplomatic Papers, 1940, The Far East, Vol. IV, p. 416.*

⑨ Cordell Hull, *The Memoirs of Cordell Hull*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48), p. 717.

⑩ *FRUS, Diplomatic Papers, 1940, The Far East, Vol. IV, p. 418.*

⑪ *FRUS, Diplomatic Papers, 1940, The Far East, Vol. IV, p. 425.*

始撤离,在华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撤离已只是个时机问题。

### (三) 美日战争的危 险

随着欧洲战局的发展,进入 1940 年以后,美日在南太平洋地区的冲突日益加剧。希特勒击败丹麦之后,荷兰可能成为德国的下一个目标,这引起东京和华盛顿对荷属东印度的关注。因为“日本预见到德国将进攻荷兰,而荷兰则要求美国占领其海外属地。”<sup>①</sup>于是,日本公开提出警告,为了便于获得荷属东印度的重要战略资源,日本反对这些属地控制权的易手:“日本政府不能不深切关心随着欧洲战局的激化而带来的对荷属东印度现状的变化可能引发的任何事态。”<sup>②</sup>罗斯福和赫尔均认为,这预示着日本将占领这些土地。他们也对此发表声明说:“美国依赖这些岛屿供应橡胶和锡,反对改变这些岛屿的现状,以防太平洋地区的和平受到危害。”<sup>③</sup>围绕荷属东印度问题,美日间的分歧愈来愈大。按照罗斯福的底线:“如果日本舰队南下进犯印度支那或荷属东印度群岛,美国就予以截击。”<sup>④</sup>9月23日,日军占领印度支那北部,美日战争随时都有爆发的可能性。

不仅如此,1940年9月27日,日本与德国和意大利在柏林签署三国同盟条约,正式加入轴心国集团。格鲁认为,日本此举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促进向南扩张;一是以此警告美国。美国如向德国开战,亦将成为美日之战。……日本已公开地、无耻地成了侵略国之一,成了那么一个组织的一部分,凡是美国要维护的,它几乎全要摧毁。”<sup>⑤</sup>德日联手的目的在征服全世界,亨培克也认为:“这一方案的出台对美国的安全来说是一个真正的威胁。1940年9月之后,与日本撕破脸,并以此作为美国采取自卫措施的正当性,用以对抗日本的全球军事扩张,对美国来说已不再困难。在犹豫了三年之后,美国终于站到了日本新秩序的对立面。”<sup>⑥</sup>

总之,1940年底的远东形势,无论从哪种角度去观察,都可以用“暗潮达于极点”来形容。时论:“除非日本慑于美国的威势,屈服于罗斯福总统之前,否则太平洋上空空前的巨变就有年内爆发的可能,不要说一般具有远见的观察家早已料到战争不久即将爆发,就是美国的孤立派甚至带有亲日色彩的政论家也不得不说:日美两国战争不可避免。”<sup>⑦</sup>报章的这种分析与格鲁等人的判断大致相同。

事实上,对于持续紧张的美日关系,在华美侨的体认更为敏感和直接,他们已经提前开始考虑撤离问题。10月2日,巴特里克向赫尔报告:“一些不安的美侨询问撤离的问题,他们担心一旦发生战争会被扣留。美国尚在营运的船只数量不够,从上海到美国本土的船只实际上已经预定到了年底。”<sup>⑧</sup>

平津地区的美侨也感受到了美日间的紧张气氛,美国驻北平大使馆的一等秘书史密斯(Smyth)甚至报告,美侨的这种不安已经散布至整个沦陷区:“近年来由于国际形势的发展,特别是美日关系的恶化。在过去的几天里,大量的美侨到大使馆表达他们对其财产与人身安全的严重忧虑。……如果可能的话,美国当局可以发布一些通知以便美侨撤离。”<sup>⑨</sup>

① 罗伯特·达莱克著,陈启迪等译:《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345页。

② 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1840—1945》,原书房1978年版,第426页,转引自陶文钊等著《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39页。

③ 罗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第345页。

④ 罗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第344页。

⑤ 约瑟夫·C·格鲁:《使日十年》,第285、359页。

⑥ Kenneth G. McCarty, *Stanley K. Hornbeck and the Far East, 1931-1941* (Durham: Duke University, 1970), p. 233.

⑦ 储玉坤:《一九四一年的美日关系》,《东方杂志》第38卷第1期,1941年1月1日,第70页。

⑧ FRUS, Diplomatic Papers, 1940, The Far East, Vol. IV, p. 930.

⑨ FRUS, Diplomatic Papers, 1940, The Far East, Vol. IV, p. 931.

鉴于上述几种原因,美国政府于1940年10月6日,正式发布撤离远东美侨的通告:“由于远东的形势继续不正常,已经使得广大地区的秩序和生存条件受到扰乱,并且影响到美国公民合法的商业、文化和慈善活动,因此迫使政府撤离中国(包括满洲)、香港、日本和法属印度支那的美国侨民。”<sup>①</sup>

当时远东的美侨共约1.7万人左右。其中,居住在中国的美侨大约有7064名,越南128名,香港1547名,日本8145名。<sup>②</sup>而在华美侨的分布地区和数量大体为:上海约4000人<sup>③</sup>,北平900人<sup>④</sup>,天津700人<sup>⑤</sup>,昆明400人<sup>⑥</sup>,重庆约400人<sup>⑦</sup>,青岛200人,太原、保定、济南等处300人<sup>⑧</sup>,汉口大约200余人<sup>⑨</sup>,散居苏、浙、皖三省100—125人<sup>⑩</sup>,烟台50人。<sup>⑪</sup>共计约7000多人,而此次撤侨行动主要涉及沦陷区的6000多名美侨。

## 二、撤侨行动中的问题及其解决

### (一) 船票过高问题

根据美国政府的安排,此次撤侨行动主要由美国总统轮船公司的三艘巨型邮轮完成:“蒙特利号”“马里波萨号”和“华盛顿号”。<sup>⑫</sup>当时预计这三艘邮轮共能容纳3000人左右。<sup>⑬</sup>其后不久,又增加了“曼哈丹号”,但“曼哈丹号”最后因故未能启行。<sup>⑭</sup>

尽管如此,这三艘巨轮非常豪华,船票价格也相对较高。以“蒙特利号”和“马里波萨号”为例:“两邮轮原行驶旧金山至澳洲航线,由旧金山或洛杉矶经檀香山、巴哥巴哥(Pagopago)、苏瓦(Suva)、奥克兰(Auckland)至澳洲雪梨(Sydney)。载重一万九千吨,船长六百三十二尺,阔七十九尺,速率每小时二十二海里以上。两轮相同,较日本皇后邮船略小,内部设备如大餐间、休息室、健身房、游泳池、升降梯、网球场等,应有尽有,富丽堂皇。”<sup>⑮</sup>档次之高,可见一斑。当时“蒙特利号”和“马里波萨号”的票价,最低也要395美金,“华盛顿号”则要450美金。照此计算,当时250—300美金折合法币需要4000—5000元。这让很多美侨负担不起,“本埠多数美侨收入均为法币,殊难筹此巨款。每一家长,如有数人之旅费负担,更难应付矣”。<sup>⑯</sup>因此,船票过高问题不解决,美国此次撤侨行动就有失败的危险。

为此,上海美国商会和美侨联合会认为,美国政府应该考虑到穷困美侨的实际困难,对他们给

- ① FRUS, Diplomatic Papers, 1940, The Far East, Vol. IV, p. 933.
- ② 《美海军陆战队或将退出中国》,《申报》,1940年10月10日,第8版。
- ③ 《美领署发言人说明撤退侨民真意向》,《申报》,1940年11月15日,第9版。
- ④ 《美成立新海军政策,准备独自应付事变》,《申报》,1940年10月21日,第3版。
- ⑤ 《美海军眷属均将撤退》,《申报》,1940年10月23日,第4版。
- ⑥ 《内地美侨准备撤退》,《申报》,1940年10月18日,第4版。
- ⑦ 《旅渝美侨表示愿留渝市》,《申报》,1940年10月17日,第4版。
- ⑧ 《留住华北美侨均将撤退》,《申报》,1941年3月2日,第3版。
- ⑨ 《柯立芝轮归国,美侨千人撤退》,《申报》,1941年2月23日,第9版。
- ⑩ 《美领劝告昨已发出》,《申报》,1941年12月3日,第7版。
- ⑪ 《华北外侨统计》,《申报》,1941年11月13日,第4版。
- ⑫ FRUS, Diplomatic Papers, 1940, The Far East, Vol. IV, p. 938.
- ⑬ 《美增派巨轮两艘驶远东协助撤侨》,《申报》,1940年10月16日,第3版。
- ⑭ 《上海大部美侨仍维护固有事业》,《申报》,1940年11月27日,第7版。
- ⑮ 《撤退美军眷属离沪美旗舰明日赴菲》,《申报》,1940年10月17日,第7版。
- ⑯ 《美新总领昨发公告劝侨民及时撤离》,《申报》,1940年11月1日,第9版。

予经济援助。<sup>①</sup> 巴特里克也认为,船票过高可能会导致撤侨行动失败:“在这里的美侨对上述安排非常不满,因此撤离计划可能会失败。至少当前看来是这样的,除非政府给予极大的关注,根据舱位供应调整费用。一些美侨能够付得起一等舱,很多却不能。”<sup>②</sup>在他看来,侨民不应该为执行美国的国家政策而被迫离开自己的家园时还要自己“埋单”:

美侨认为,当前的撤离建议应该受到重视,因为这是美国国家政策的一部分。但是他们中的很多人并不认为有直接的危险,而且离开上海的家园他们也不情愿。很多人正在出售汽车、家具等财产,损失很大。许多美侨要承受沉重的开支,以维持其在上海和远在美国的家庭的生活。许多传教士返回美国后将会变成依靠救济过日子的人,有的甚至会被开除解散,这对很多美侨来说是个严重的问题,甚至意味着在将来的某一天他们可能丢掉其岗位和事业。很多美侨会想起,为了促进美国的出口贸易和传教以及慈善事业,政府在过去几年里一直鼓励他们来中国,尽管支付费用是合情合理的,但是当觉得是在支持国家的政策而其本身的命运也遭遇危难的时候,他们就会对收取高额的费用表示不满。<sup>③</sup>

过高的票价也引起了北平美侨的不满:“这里的旅行社报告说,今天早上一部分已经预订了船票的美侨表示,如果票价不降低,他们就取消预订。这个问题在当地的其它美侨中,也引起激烈的批评和不满。”<sup>④</sup>

驻华大使詹森也从有利于撤侨的角度,建议美国政府承担部分费用:“如果私人运输公司坚持执行实际票价的话,政府应该承担部分费用,以利撤侨。当他们满怀爱国之心尽力遵守政府的愿望之时,撤离行动不仅损害他们的事业和财产,同时还因票价问题对他们产生不利,这是不合理的。”<sup>⑤</sup>

然而美国政府起初并不同意降低票价,因为政府觉得已经对票价进行了补贴:“为了能够找到足够的船只,并保证这些邮轮公司不亏本,政府已经允诺投入大额的资金担保,最少也有几十万美元。……考虑到太平洋的航行距离,按比例的话已经远远低于撤离欧洲美侨的票价,美侨所支付的票价尚不及实际所需运输费用的一半。”<sup>⑥</sup>

尽管如此,美国政府顾虑到撤侨失败的后果,最终还是决定降低票价并且提供一定的贷款援助贫困侨民。“美国总统邮船公司,昨日已接华盛顿之训令,关于行将前来远东撤退美侨之四大邮船,其票价决予减低。定于十一月一日抵沪之蒙德莱(即“蒙特利号”——引者注)邮船,将照常之头等舱收费。公共房间床位,则每人减少美金五十元。新票价规定二等舱自美金二百四十元起,至三百五十元止。……蒙德莱号邮船之二等舱,已增至二百三十只床位,头等床位亦增至六百三十只以上。”<sup>⑦</sup>由此可见,票价的减低很大程度上是以增加床位来实现的。

另外,美国政府还为贫困美侨提供贷款,具体分配为:东京大使馆 10000 美元,北平大使馆 25000 美元,香港总领事馆 5000 美元。其中,东京和北平的大使馆可以对贷款进行再分配。日本

① 《英美采取平行政策,沪英侨亦将撤退》,《申报》,1940年10月23日,第7版。

② *FRUS, Diplomatic Papers, 1940, The Far East, Vol. IV, p. 939.*

③ *FRUS, Diplomatic Papers, 1940, The Far East, Vol. IV, p. 939.*

④ *FRUS, Diplomatic Papers, 1940, The Far East, Vol. IV, p. 940.*

⑤ *FRUS, Diplomatic Papers, 1940, The Far East, Vol. IV, p. 940.*

⑥ *FRUS, Diplomatic Papers, 1940, The Far East, Vol. IV, p. 942.*

⑦ 《英官场所对撤侨尚无积极措施》,《申报》,1940年10月25日,第7版。



大使馆可以资助贫困美侨 75 名,中国 76 名,香港 77 名,“如果还不够,三地使领馆可以再申请额外的金额”。<sup>①</sup>

如此一来,解决了票价问题,撤侨工作就顺利了许多。上海领事馆认为虽然“国务院拨出之款不巨,但已足解决本市薪给低微或赤贫美侨之撤退问题。又据美商会方面称,国务院宣布予以经济上援助及减低华盛顿号票价,则整个撤侨问题,现已解决。预料远东全体美侨,无论有无贫资,不久皆可撤退”。<sup>②</sup>

## (二)传教士不愿撤离问题

就像抗战初期美国撤侨工作所面临的困难一样,在华传教士对于美国政府的此次撤侨建议仍然不甚重视。这当然与他们所从事的传教工作有关:“按在华美教士历经危难之时机,均未放弃其职守,如一九三一年沈阳事件发生时,甚少有要求回国者。至一九三七年中国全面战事发动时,一般教士,亦仍决计严守其岗位。”<sup>③</sup>在 7000 多美侨中,传教士群体就有近 3000 人<sup>④</sup>,他们的态度对此次撤侨行动影响很大。

尽管大部分传教士不愿撤离,但是沦陷区内的生活环境与生存状态已经不断恶化。1940 年 11 月 15 日,美国驻沪总领事罗赫德(Frank P. Lockhart)从若干方面向国务院系统地报告了上海形势的不容乐观:

(1)南京政府发布的新货币,将会使得本已混乱不堪的货币形势更加混乱。(2)日本对上海的进出口限制。(3)日本对海关的控制日益严格。(4)交通运输费用暴涨,特别是在内陆和近海航道。(5)封锁日益严密,日军查封前往上海运输食品的船只和用于制造业的原料。(6)由于垄断和操纵而导致生活成本飞速增长。(7)躁动不安、饥饿与身处绝望的失业者日益严重的困境已经引起了工部局的极大关注。(8)对日本人侵蚀上海市政功能的恐惧。(9)犯罪和非法活动的蔓延,执法机构的崩溃以及法庭有效性的损害。(10)日益增加的市政税。(11)上海与美国金融贸易的永久中断。<sup>⑤</sup>

罗赫德据此认为上海领事馆区内的美侨商人和传教士应该尽快撤离。除此之外,日军为了逼迫美国传教士离华,竟采用屠杀中国教徒的方式。以山西省为例:

万普勒(Wampler)先生度假期间,日军逮捕了辽州(即左权县——引者注)的 13 名中国教徒。其中包括医生、护士长和几个教会学校的教师,说他们是共产党员。在 10 月和 11 月初,这 13 名中国人被日本人杀害了。最近几个月,日本人不断向中国教员和皈依者施压,以至于中国教徒觉得他们的处境非常危险,除非美国传教士离去。当然,这就是日本人想要的。美国传教士们决定,为了中国教徒的安全,他们别无选择,只能从山西全部撤离,直到正常秩序恢复后再返回。所有在山西的美国传教士,包括六个家庭和六名单身女性,在过去的一周里到达北平。万普勒先生报告说,长久以来,在山西的日军想要所有的外国传教士离开,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希望排除所有的外国势力,同时也是因为外国传教士向外界真实地报道了政治军事形势,

① FRUS, Diplomatic Papers, 1940, The Far East, Vol. IV, pp. 946-947.

② 《美第一艘专轮抵沪,三百余美侨撤退》,《申报》,1940 年 11 月 3 日,第 9 版。

③ 《末艘撤侨轮昨日起碇,留沪美侨欢送》,《申报》,1940 年 11 月 21 日,第 7 版。

④ 《在华之美教士不愿放弃使命》,《申报》,1940 年 11 月 14 日,第 10 版。

⑤ FRUS, Diplomatic Papers, 1940, The Far East, Vol. IV, p. 433.

这通常与日本官方通过同盟通讯社所报道的内容有很大差异。<sup>①</sup>

我们亦可从赫尔写给纽约国际教会委员会 (International Missionary Council) 秘书沃恩舒伊斯 (A. L. Warnshuis) 的信件中, 管窥沦陷区传教士的处境:

福州地区总的生活条件在最近几个月已经持续恶化, 向居住在这里的外侨所供应的日常必需品, 如食品, 不是不足就是已经完全断绝。……主食如牛肉、鸡蛋、面粉、猪肉, 据报告非常缺乏, 或者完全不可得, 很多在这片区域的旅馆和宾馆已不再供应饭食。……福州的传教士, 包括很多的妇孺和老人, 还有一些健康状况很差的侨民。我担心, 在当前的条件下, 万一形势紧急或者生存条件更加恶化, 这些人可能经受不住严苛的紧急撤离。鉴于以上形势, 国务院希望撤离妇孺和那些撤离后不致引起不便的男子。<sup>②</sup>

面对此种形势, 美国政府一方面致函美国教会总部, 希望教会总部能参与领导撤侨, 给予必要的敦促和资金以便传教士返回美国。<sup>③</sup> 1940 年 12 月 18 日和 1941 年 1 月 2 日, 赫尔就同纽约北美外方协会东亚委员会 (Committee on East Asia, Foreign Missions Conference of North America, New York) 主席德克尔 (J. W. Decker) 就此问题进行了两次商谈。<sup>④</sup> 另一方面专门派遣牧师罗柏芝来华, 与各教会商定撤退事宜。<sup>⑤</sup>

除了返回美国本土, 当时尚有不少传教士想要撤退至大后方。据罗赫德报告, 沦陷区内大约有 400 名男性传教士欲前往大后方, 重庆国民政府也答应给予交通方面的帮助<sup>⑥</sup>, 但是遭到赫尔的反对: “当前进出西南中国的路线非常危险, 而且日本的飞机也没有停止活动。”<sup>⑦</sup> 在国务院看来, 传教士尽快撤离中国才是最佳选择。尽管如此, 对于少数传教士前往大后方填补因撤侨而产生的岗位空缺, 国务院则不反对。

但是, 随着形势愈来愈紧迫, 美国政府最终不得不改变主意, 允许沦陷区传教士前往大后方, 并由美国的教会总部负责: “关于传教士想从沦陷区到自由中国的问题, 可由美国的教会总部来负责, 这比由各个领事馆同相关的传教士单独交涉更加方便。”<sup>⑧</sup> 此后便有一些美侨传教士前往大后方, 以昆明为例: “在一九四一年一月一日美侨之登记, 住于昆明领事区内者有八百四十人, 其中六百二十人为成人。……预计在年年底美侨数目, 将增加至一千名左右。”<sup>⑨</sup> 结合 1940 年昆明美侨 400 人的统计, 此后前往昆明的美侨数量大约为 400—600 人左右, 其中应有不少是传教士。

经过一番周折之后, 在华传教士决计遵照命令撤退: “另有来自内地之美教士数十人, 现已抵沪, 准备于明年初搭他船启程。内地许多主要教士原定不从美国国务院嘱‘非必要’美侨撤离远东之劝告者, 近已改变初衷, 而劝所属教士离境, 故美侨撤退者, 为数激增。”<sup>⑩</sup>

① *FRUS, Diplomatic Papers, 1940, The Far East, Vol. IV, p. 911.*

② *FRUS, Diplomatic Papers, 1941, The Far East, Vol. V, p. 413.*

③ *FRUS, Diplomatic Papers, 1940, The Far East, Vol. IV, p. 950.*

④ *FRUS, Diplomatic Papers, 1941, The Far East, Vol. V, p. 938.*

⑤ 《在华之美教士不愿放弃使命》,《申报》,1940 年 11 月 14 日,第 10 版。

⑥ *FRUS, Diplomatic Papers, 1940, The Far East, Vol. IV, p. 954.*

⑦ *FRUS, Diplomatic Papers, 1940, The Far East, Vol. IV, p. 955.*

⑧ *FRUS, Diplomatic Papers, 1941, The Far East, Vol. V, p. 402.*

⑨ 《远东各处撤侨声中, 自由中国美侨渐增》,《申报》,1941 年 8 月 25 日,第 4 版。

⑩ 《美教士百余人年底归国》,《申报》,1940 年 12 月 14 日,第 9 版。

### 三、具体撤离情况

#### (一)1940年的撤离情况

根据美国政府的安排,三艘撤侨专轮中,“蒙特利号”预计载客400余人,由旧金山出发经澳大利亚返回美国。第二艘“马里波萨号”,预定11月10日由上海开出,经华北秦皇岛后取道釜山返回美国,主要搭载华北和东北以及朝鲜的美侨。第三艘“华盛顿号”预计11月21日离沪,取道马尼拉返回美国。<sup>①</sup>因此,美国政府撤侨通告发出后,内地侨民便大量前往上海,由此离华。1940年10月22日,“美籍妇孺三十余名,昨日由内地各处抵沪,彼等均早已预购返美之船票,其中大多数将于一星期之内与此二三十年来侨居所在之第二故乡作别。更有行将撤退返美之美侨若干,可望于今日由大连抵沪。据悉,最近每隔数日,辄有美侨五六人至十余人由内地抵沪,预备在沪候船返美”。<sup>②</sup>天津美侨也有从上海撤退者:“此次国务院撤侨通知到达平津,当地美侨妇孺,营业清淡之各业商人均从事准备,纷向上海预定船位。”<sup>③</sup>上海成为此次美侨撤退的主要集散地。

1940年11月2日,执行撤侨任务的第一艘巨轮“蒙特利号”到达上海,标志着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美国第二次大规模撤侨行动的开始。与第一次撤侨不同,“上次为大批撤退,并无预定之程序,此次则为有组织之行动也”。<sup>④</sup>“蒙特利号”到达上海后,由于撤侨通告刚刚发布,很多美侨尚未准备完毕,又因“其须绕道澳洲然后返美,其旅程长至二个月,故多数美侨不愿乘该船返国”<sup>⑤</sup>,所以第一艘总统班轮仅撤离美侨327人。<sup>⑥</sup>“马里波萨号”于11月11日抵达上海,由于二三等舱大部分被华北美侨预定,所以上海侨民乘此船离开的数量不多。“该处(秦皇岛)美侨已预定头等舱船票一百位,及二三等舱船票一百二十五位”。<sup>⑦</sup>因此,“马里波萨号”主要撤离华北美侨。亦有沈阳美侨乘坐“马里波萨号”撤离,而上海美侨乘坐该船撤离的仅有83人。<sup>⑧</sup>“马里波萨号”共撤走美侨300多人。

“华盛顿号”于11月17日抵达上海。由于该船“船身庞大,可容乘客1500余人,备有大量三等舱位及额外小床,且票价仅美金百元左右,故日来向美国总统轮船公司预定该轮舱位者络绎不绝”。<sup>⑨</sup>尽管如此,随着最后一艘撤侨专轮的临近,撤还是不撤,也有许多美侨面临选择。“多数意欲撤退之美侨,尚无一定之主张,大部分人似在静候未来局势之发展,然后再定去留。众信美侨家庭中对于撤退问题,必多争端。盖男子大都为其妻儿安全着想,愿令彼等早日撤退,而妇人则大多不愿遽离其良人而返美”。<sup>⑩</sup>又因为快到年关岁尾,还出现了退票的现象:“上海美侨拟搭该轮返国者不少,惟现有改变初衷,向美国总统轮船公司申请退票者。……大约若干美侨宁愿其眷属在此渡

① 《美撤侨专轮第一艘蒙德莱今午抵沪》,《申报》,1940年11月2日,第9版。

② 《美海军官兵眷属已定期撤离上海》,《申报》,1940年10月26日,第7版。

③ 《撤退海军眷属离沪,美旗舰明日赴菲》,《申报》,1940年10月17日,第7版。

④ 《美撤侨专轮第一艘蒙德莱今午抵沪》,《申报》,1940年11月2日,第9版。

⑤ 《美第一艘专轮抵沪,三百余美侨撤退》,《申报》,1940年11月3日,第9版。

⑥ 《在上海美侨陆续乘邮船归国》,《申报》,1940年11月5日,第7版。

⑦ 《美撤侨专轮第二艘今夜启碇离沪》,《申报》,1940年11月11日,第9版。

⑧ 《美撤侨轮今起碇,神户港不湾泊》,《申报》,1940年11月12日,第7版。

⑨ 《美撤侨轮今起碇,神户港不湾泊》,《申报》,1940年11月12日,第7版。

⑩ 《美领事发言人说明撤退美侨真意向》,《申报》,1940年11月15日,第9版。

岁尾,至来年初返国所致。”<sup>①</sup>因此,“华盛顿号”最终只撤走了美侨 400 多人。

除了这三艘撤侨专轮外,美侨尚可乘坐其他轮船公司或者美国总统轮船公司的其他船只撤离,在撤离时间的选择上比较自由,但可能存在因买不到票而错过撤离时机的风险。根据《申报》的记载,在此期间,先后有 94 名、190 名和 90 名美侨分别乘坐美国昌兴公司的“亚细亚皇后号”,总统轮船公司的“柯立芝号”和“庇亚士号”离开。<sup>②</sup> 亚洲舰队司令哈特(Thomas C. Hart)的夫人和女儿以及驻华大使詹森的夫人就是乘坐“柯立芝号”离沪的。<sup>③</sup> 1941 年 1 月 1 日又有美侨 300 多人乘坐“柯立芝号”由沪离开,其中有 80 多名传教士。<sup>④</sup> 因此,截至此时,美国共撤离在华美侨约 2000 多人,其中包含前往昆明的 400 多人,主要以上海领事馆区的美侨为主。

## (二)1941 年继续撤侨

1941 年 1 月 6 日,罗斯福在美国第七十七届国会上宣读咨文,决定增强国防,并以全力援助世界各地抵抗侵略之民族,使美国成为民主国家之兵工厂。15 日,赫尔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上也发表演说,抨击侵略国,并特别指斥日本。2 月 1 日,格鲁致电国务院谓,和平之展望,未有如今日黯淡者。<sup>⑤</sup> 美日关系继续紧张,美国政府继续撤侨。

2 月 12 日,美国政府再次发布撤侨通告:“凡美侨妇孺及男子被认为并无留此之急切必要者,尤宜遵行。此项劝告,实为美侨安全与便利及国家之安全起见而发出,乃进一步的必要之防范办法。国务院不拟派专轮前来协助撤侨,盖盼美侨利用目下所能获得之载送便利也。”<sup>⑥</sup> 虽然不再安排撤侨专轮,但是美国总统轮船公司此时仍有多艘邮轮往来于太平洋两岸,为载送美侨提供便利。当时,上海领事馆区内尚有美侨 2000 多名:“现本埠美领署所管辖之美国侨民,除本埠外,尚有若干就近外埠之美侨,亦归沪领署管辖。总数大概有妇孺一千五百名,男子一千余名,总共约二千数百名。”<sup>⑦</sup> 其中大部分在上海,根据《大美晚报》的估算,当时上海需要撤退的美侨总数为 1500 名左右,其中三分之一确定能于适当期内返国。<sup>⑧</sup> 尽管如此,1 月 25 日,当“柯立芝号”到达上海时,却有约 1000 名美侨选择撤离,人数之众为此前所未有。<sup>⑨</sup> 主要原因可能是 1940 年底退票或在上海度过年关岁尾的美侨选择此时撤离。而紧随“柯立芝号”其后的“庇亚士号”,于 3 月 9 日到达上海,100 多名美侨乘该轮回国。<sup>⑩</sup>

3 月 26 日,又有美国总统轮船公司的“杰克逊号”和“格兰号”同时抵达上海,分别撤走美侨 27 名和 71 名。<sup>⑪</sup> 4 月 24 日,“柯立芝号”由马尼拉经过香港再次抵达上海,又有约 200 名美侨撤离。<sup>⑫</sup> 此后,“庇亚士号”“哈里逊号”“柯立芝号”等邮轮又轮番抵沪,分别撤退少量美侨。

美国政府再次发布撤侨通告后,华北美侨也开始全面撤退。驻天津美国领事敦促美侨尽快撤离,到 1941 年 2 月,留在天津的美侨已经不超过 300 人。<sup>⑬</sup> 以后“所有教士教员医生及商人等均将

① 《乘华盛顿轮之美侨多人展缓行期》,《申报》,1940 年 11 月 16 日,第 9 版。

② 《美撤侨专轮第二艘今夜启航离沪》,《申报》,1940 年 11 月 11 日,第 9 版。

③ 《柯立芝轮今晨返美》,《申报》,1940 年 11 月 7 日,第 8 版。

④ 《浙江之美教士撤退殆尽》,《申报》,1941 年 1 月 1 日,第 18 版。

⑤ 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 4 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1985 年版,第 156 页。

⑥ 《远东局势益臻严重,美再劝侨民撤退》,《申报》,1941 年 2 月 14 日,第 7 版。

⑦ 《美侨五百人最短期内可离沪》,《申报》,1941 年 2 月 15 日,第 9 版。

⑧ 《英美在沪各团体协助撤侨事宜》,《申报》,1941 年 2 月 19 日,第 7 版。

⑨ 《柯立芝轮今日到沪,晨展载撤侨归国》,《申报》,1941 年 2 月 25 日,第 7 版。

⑩ 《昨日撤沪美侨仅百余人》,《申报》,1941 年 3 月 12 日,第 7 版。

⑪ 《两总统轮载美侨离沪》,《申报》,1941 年 3 月 28 日,第 7 版。

⑫ 《柯立芝轮今晚驶美,美侨继续撤退》,《申报》,1941 年 4 月 25 日,第 7 版。

⑬ 《津美领事劝告美侨撤退》,《申报》,1941 年 2 月 20 日,第 4 版。

撤退,以后华北将仅有美国大使馆及领事馆美籍职员留住”。<sup>①</sup> 10月29日,由于太平洋航线船运形势愈来愈严重,北平美大使馆也建议尚在犹豫的美侨尽快撤离。<sup>②</sup>

东北地区美国侨民也开始从华北或上海撤退。“哈尔滨之英美侨民百人,业已启程撤离,可于今日搭车抵达塘沽。除少数转搭火车至平津外,其余均将候轮来沪”。<sup>③</sup>

11月14日,罗斯福宣布美国将撤走全部在华海军陆战队和炮舰。<sup>④</sup> 15日,美国驻北平大使馆参赞布特里克(Butrick)制定了驻北平、天津的美海军陆战队撤离计划,这其中还包括撤离652名华北美侨。<sup>⑤</sup> 此后,华北美侨基本撤退殆尽。27日,上海的一批美侨也跟随美国海军陆战队乘坐“麦迪逊总统号”离开。<sup>⑥</sup> 至此,上海的撤侨也基本完成,共撤离美侨约1500余人。12月3日,上海与香港之间的英美荷轮船停止航行。美国总统轮船公司也宣布今后不再驶来上海。<sup>⑦</sup> 此后欲撤离的侨民只能先乘坐法国轮船公司船只至马尼拉,然后再换乘美国总统号班轮前往旧金山。<sup>⑧</sup>

根据《泰晤士报》载称,截止1941年12月,上海美侨只剩下1156人。<sup>⑨</sup> 因此,1941年撤离美侨总数至少2500名以上,其中上海地区1500名,华北地区至少1000名。至此,1940—1941年的美国在华撤侨行动告一段落。粗略估算,此次撤侨,总共撤离美侨约4500人左右。剩下的2000名美侨中,大后方和沦陷区各占1000名左右。

## 余 论

从国民革命到抗战爆发前的十年间,美国在华侨民的数量一直保持在1万人左右。根据统计,1927年前后在华美侨总数为1.2万人<sup>⑩</sup>,1937年为1.05万人。<sup>⑪</sup> 他们主要分布在华北的平津地区和长江流域的上海、南京、武汉等地。经过抗战初期的第一次大撤退后,在华美侨的数量降为7000人左右。<sup>⑫</sup> 再经过1940—1941年的撤侨行动后,则降至2000人左右。美侨绝大部分撤往美国本土,小部分撤往大后方,因此造成了国民革命以来美国在华侨民数量的最低值。但是,需要指出的是,1940—1941年的撤侨行动主要是以沦陷区内的美侨妇女和儿童为主。再加上撤侨通告仅系劝告而非命令,所以到1941年底仍有1000多名美侨留在以上海为中心的领事馆区内。尤其是上海地区,他们多数为有职业或者经商以及穷困的美侨。他们觉得,即便美日开战,上海亦可保持中立:“本埠某西报最近所发起之美侨民意测验,结果认在不久之将来,美国参战实为不可避免之事,但上海一埠将不致受其影响。……因上海一旦遭轰炸,对交战国双方均无利益。如上海能守中立,则交战国双方之商业,当可继续维持也。”<sup>⑬</sup> 另外,在华美侨作为美国在华存在(the Foreign Presence in

① 《留住华北美侨均将撤退》,《申报》,1941年3月2日,第3版。

② FRUS, Diplomatic Papers, 1941, The Far East, Vol. V, p. 438.

③ 《轴心国远东侨民分程撤退来沪》,《申报》,1941年8月22日,第7版。

④ FRUS, Diplomatic Papers, 1941, The Far East, Vol. V, p. 583.

⑤ FRUS, Diplomatic Papers, 1941, The Far East, Vol. V, p. 584.

⑥ FRUS, Diplomatic Papers, 1941, The Far East, Vol. V, p. 587.

⑦ 《临时接奉紧急命令,英轮将勿促南驶》,《申报》,1941年12月2日,第6版。

⑧ 《美侨撤退可先至菲》,《申报》,1941年12月6日,第7版。

⑨ 《英美侨民登记截止》,《申报》,1941年12月15日,第3版。

⑩ 《各国在华利益之调查》,《银行周报》第11卷17期,1927年5月10日,第4页。

⑪ FRUS, Japan: 1931-1941, Vol. I, p. 430.

⑫ 《在华美侨尚有七千,均不愿撤退》,《申报》,1937年9月27日,第6版。

⑬ 《美侨民意测验结果认上海可保中立》,《申报》,1941年5月9日,第7版。

China) 的重要体现,美国亦无意将其全部撤离,美国政府极愿在华“保持国旗飘扬”。<sup>①</sup> 随着美日战争的爆发,那些留在沦陷区的美侨,成为日军眼中的“敌侨”。<sup>②</sup>

与抗战初期美国的撤侨行动不同,如果说抗战初期美国的撤侨是绥靖日本的“绥靖主义”<sup>③</sup>,立足于“不战”,那么 1940—1941 年的撤侨则是美国积极应对日本的“清除甲板”行动<sup>④</sup>,立足于“战”。1940 年 10 月撤侨通告发出后,远东问题的观察家们就评论道,美国的撤侨行动即是美英和平阵线和德意日三国同盟的斗争日臻明朗化的表现<sup>⑤</sup>,也是美国准备接受日本挑战的明证。<sup>⑥</sup> 这种解读是符合当时历史事实的,就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前不久,美国已经撤离了沦陷区内的大部分美侨,海军陆战队也悉数撤退<sup>⑦</sup>,从而在最大程度上减少了因美日战争的爆发对在华美侨的伤害。从另一个方面讲,大部美侨及在华驻军与炮舰的撤离,使得近代以来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所获得的使馆界与驻兵区域、外舰行驶等特权,无论在形式还是事实上都无法维持,这就为此后不久中美订立《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之条约》提供了契机。

[作者陈志刚,西南大学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讲师]

(责任编辑:马晓娟)

① 《美撤侨政策仍旧,但局势无变动》,《申报》,1941 年 8 月 7 日,第 10 版。

② 陶菊隐:《孤岛见闻——抗战时期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156 页。

③ 陈志刚、张生:《抗战初期美国在华撤侨撤军决策与行动》,《安徽史学》2013 年第 6 期,第 22—30 页。

④ 《美国已有充分准备应付远东任何事变》,《申报》,1941 年 11 月 16 日,第 3 版。“清除甲板”行动意为提前撤走沦陷区绝大部分美侨,最大程度地减少美日战争爆发对在华美侨的伤害,以便美国专心对日。

⑤ 《远东危机益迫,英美谋密切合作》,《申报》,1940 年 10 月 10 日,第 8 版。

⑥ 《上海美侨从事准备,将先遣妇孺回国》,《申报》,1940 年 10 月 10 日,第 10 版。

⑦ 1941 年 12 月 2 日,华北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乘坐“麦迪逊总统号”撤走,而上海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已经于 11 月 27 日先行撤退。参见 FRUS, Diplomatic Papers, 1941, The Far East, Vol. V, p. 589; FRUS, Diplomatic Papers, 1941, The Far East, Vol. V, p. 587。